



股市操盘手

新民故事

第三集

张

成著



文匯出版社

新民

故事

第三集

股市操盘手

张成 著

文匯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冯 勤
封面装帧:王 俭

新民故事·第三集

股市操盘手

张 成 著

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)

全国新华书店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装订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:787×1092 1/32

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:108 千字

印 10,000 册 印 5.125

ISBN 7-80567-277-1 / C·401

定价 10.00 元

序

几年前的一次聚会上，我认识了张成，他刚入中年，个子高而结实，长方脸膛，面色红润，声音饱满低沉，一个精气神很足的男子汉。那时，他在中信上海分公司的一家证券营业部任副总经理，谈起证券投资、股票交易，他眉飞色舞，滔滔不绝。朋友介绍说，张成的专业是炒股票，但业余爱好却在文学创作，每天晚上谢绝社交，伏案笔耕，正在创作一部反映证券人投资生涯的长篇小说。

自从那次聚会后，我们就有了时断时续的来往。知道他后来离开了证券界，到一家公司任总经理，但对文学创作仍旧痴情不改，直至今年春天，他拎着沉甸甸的一大袋手稿到编辑部找我，他的长篇小说写成了，近40万字，他诉说，小说已经送了好几个出版社，居然没有人愿意出版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他想请我看看，挑挑毛病。

我一看就放不下手了，只觉得一股鲜活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，小说的内容对我来说新鲜又神秘，故事

性很强,情节紧凑曲折有悬念,说的又是人们关心的证券投资操盘人的投资生涯,不知为什么出版社不愿出呢?这可是读者非常关心的内容啊。我和张成商量:是不是先挑部分内容让《新民晚报》连载小说版发表,听听读者意见?张成欣然同意。

于是就有了新民晚报连载的《股市操盘手》。报纸上登出后,编辑部几乎天天都接到很多电话,询问在哪里可以买到《股市操盘手》。我们把读者的关注转告张成,张成当然又兴奋又得意。没过多久,我的一些网络爱好者朋友就来转告,你们的《股市操盘手》已在网上出现了;又过了几天,又有人告诉我,《四川金融报》上也开始转载《股市操盘手》;再过几天,张成跑来告诉我,有好几个出版社找他要求出书,他想听听我的意见。我对他说,现代社会,读者也很忙,是不是先出版一个简本,如果大受欢迎,你就再出版全本的《股市操盘手》吧。

张成又一次听从了我的意见,于是就有了文汇出版社出版的“新民长篇故事”——《股市操盘手》,至于是否真的精彩,还是请读者看了书后自己作判断吧。

大 建

在上海市中心，有一幢欧洲建筑风格的大楼，二三层墙上，悬挂着一排醒目而苍劲的金字招牌：宏光证券公司。

底层大厅的墙幕显示屏上闪烁着红绿色的光芒，行情不断变动，指数曲线像蛇似地蜿蜒蠕动，紧紧缠住股民亢奋、焦虑的心绪。

大户室里，众多的大户，目光都被代码为 068 的股票的走势紧紧吸引，围绕该股票的议论使大户室异常热闹。

大户室里的大户，也分成技术派和基本面派两个阵营。技术派认为，该股票今日放量但股价未上却下行，可能是庄家在出货，但也不排除蓄势整理的可能。因为此股票在前段时期也曾有过几次类似的情形：头天量升价跌，第二天破位急跌，造成一个空头陷阱，吸取大量浮筹，尾市价格却创新高。另一派认为：有消息说，该股庄家的目标位是 20 元，眼下还不到 16 元，庄家不可能罢手，目前状况是消化整理，蓄势再冲。

两派议论结果，做多的占了上风，纷纷填单，买入 068 股票，原想抛的人，亦捂定筹码不动，他们统一了认识，以为此次回档，正是低吸的好机会。

在此楼二层走廊尽头处，有一间房子，门上贴着：办公重

地,非请莫入。屋子不大,只 10 平方米左右,沿墙的办公桌上,摆着 6 台电脑,全都开启着,显示着不同的股票走势。屋里静得很,电脑传输信息的蜂鸣声格外响亮。

程兴章,该公司的经理助理,亦是此办公室的主人,正坐在一台电脑前,仔细地看大盘走势,他年约三旬,身材瘦长,皮肤白皙,戴副眼镜,书生气颇足,他主要负责自营业务,公司的自营基本上由他独自操作。该公司的客户,这次无一人知道,他们所关注的 068 股票,便是由程兴章在控盘、作庄。

他的视线在几只电脑屏幕上扫视一番,最后停留在 068 股票的走势画面上,目前该股票走势已呈弱态,他拎起听筒,通知场内红马甲:用 1 号账户将该股价位往上打。几分钟后,该股止跌回升。他再命令:用二号账户趁势再上打 20 万股。顿时该股走势呈强势而突破盘局,随后大量买单蜂拥而入,股价节节趋高。程兴章目视直往上飚的股价,审察了一下成交量,发觉跟风的资金颇为庞大,心里一阵激动。思索一会儿,不觉一丝冷笑显现嘴角,他再度拎起另一架电话,命令另一跑道的场内红马甲:边拉高边出货,出二进一,必须将三号、四号、五号账户 068 股票全部出清。

程兴章共动用了 10 个账号,并分在不同的跑道进行操作,以求隐蔽。他操作 068 股票颇具心机,从低位吸筹,修正指标,拔高回档,反反复复,历时数月。从前天开始,他便悄然出货。至今天,他尚留 30% 左右的仓位,他决定在今日全部清场。

场内红马甲向他汇报,说成交了一部分,另一部分因股价迅速下滑而未成交,他果断下令撤单,以市价喂给接盘者,几次撤单下抛,导致股价加速下行。该股走势曲线形成跳水状

态,程兴章不放心地拎起电话,询问场内成交情况。场内交易员告诉他,所抛的股票已全部出清,他望着屏幕上急剧下滑的走势,不由舒了口气,他点了支烟,倚在皮椅上,松弛一下多日来紧张的情绪。

他瞅着一缕缕青灰的烟气,心中默算本次做庄的赢利水平,该股他是从10元左右开始吸筹的。最高上探16元左右。因为他操作得法,平均价位并不高,只有11元左右,估算下来,每股赢利达5元左右,总赢利近5000万元。想到此,心中不免有几分得意。

走廊里传来吵闹声,有人要找总经理讨公道,原来这个股民的一笔交易出了差错,找营业部许经理交涉不成,故吵上来了。

程兴章问明情况,查看了那股民提供的材料,原来人家填写抛单,营业部疏忽,打成了买入,变成了逆向操作,程兴章看了买单,那是一份137股票,抛的价格为9.8元,数量是2000股,日期是10天前的。他查看该股票的资料,心中有了打算。

程兴章拨通许经理的电话,让许经理立刻将那股民的2000股137股票按原先的价位再加上手续费挂出去,许经理认为这不可能抛掉,程兴章道:“能不能抛掉,不用你管,你马上去办。”程兴章颇为恼怒,他很反感这个许经理。许经理是个被原单位辞退的人物,无知识、无学历,仗着与总经理沾亲带故,便挤进了宏光公司,靠耍手段逼走了原营业部经理,好端端的营业部从此便纪律松懈,事情不断。程兴章为此向总经理反映,但都无效,他也无可奈何,只能专心做自营了。

程兴章定定神,认真地分析了137股票的走势,毅然拎起电话,拨通场内红马甲,命令将137股票股价从9.3到9.9元

全部吃进。

一晃眼,137 股价直线上飚,程兴章望着那条直线,对自己场内红马甲的迅捷的操作感到十分满意。

桌上另一只电话响了,传来营业部许经理亢奋的声音,“程总助,你预料如神,137 股票启动了!”

程兴章心中冷笑一声,问道:“你给那股民抛了吗?”

“早挂出了,已成交了。”许经理不无得意地道,“我给它算好了价位,一分钱也不让那刁民赚。”

程兴章挂了电话,另一只电话又响了,是场内红马甲向他汇报成交情况,说是打进 60 万股,均价在 9.6 元左右。红马甲不无兴奋地道:“现在股价已上 10.2 元了。我们这么一打,引起一片跟风的。”

程兴章道:“你干得不错,紧盯着这只股票,等我电话。”

他挂上电话,凝神地看着 137 股票的成交情况。股价依然往上爬升,成交量急剧放出,股价已达 10.6 元了。

程兴章亦有些兴奋,对自己的判断感到自得,他没花多少时间,竟逮住了一匹小黑马。他在分析走势时发现,该股在这几天的下跌过程中,成交量已萎缩至历史次低水平,杀跌已无动量,而 KD 线从死叉中已沉底反翘。他估算:如有买盘推进,让股价重返十日均线,KD 线就会趋向金叉,技术指标一旦好转,定会吸引买盘跟进,况且该股票业绩尚佳,比价偏低。他因为在做 068 的庄,没闲暇顾及其他股票。此次偶尔涉入,倒令他颇感有趣,他由此判断,该股价近日走势,应是多头陷阱,杀跌吸筹,作最后一次探底。

他估算自己公司的实力,因为刚从 068 做庄中满载而归,能量大增,为解决这有一点小麻烦的事,又触动他的灵感,决

定再做一次。倘若该股庄家确是多头陷阱，经他买盘推进，也只得顺势而为，就此启动行情，倘若抛盘倾压，按他的能力，便能全盘统吃，大举入庄。他盘算好了，立刻通知红马甲买入137股票。于是，该股票真的启动了行情。不过刚开始买入的时候，他心中亦有隐隐的不安，一旦迫使他大举做庄，他将与原庄家进行一场实力的较量，也将是一场残酷的搏杀。而他此次行动，还未拟过详尽计划，也未向总经理汇报，成功成仁责任将全由他一人承担。

桌上的电话铃响了，是个陌生的声音，语气颇生硬：“是宏光证券么？”“是的，你找哪位？”程兴章答。

“程兴章听电话。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程兴章谨慎地问道。

“有要紧事，快叫程兴章听吧。”那陌生的声音，一副盛气凌人的口吻。

“我就是，你有话就直说吧。”程兴章冷冷地道。

“你就是？”那人微微一愣，口气有些缓和，“是你在打137股票吗？”“是的，怎么样？”

“赶快撤出，别打乱我们的计划。”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“这你别管，今日你的筹码必须抛出！”对方口气很强硬。

程兴章冷冷一笑道：“股票人人做得，只要有钱便行。你有什么资格指挥别人？我又凭什么听你指挥？”

“行，有骨气，待会我把筹码全压给你，看你怎么办？”

“看我怎么办？我照单全收。”

对方沉默一会儿，突然传来一阵女性的声音，语气委婉，音调柔和悦耳：“程总助，别动火，我们老板要跟你说几句。”

“哈，年轻人。”对方的声音很低沉，听语音，程兴章估计对方的年纪已 40 出头，听语气，却在 50 以上：“真是血气方刚，我很欣赏。不过，年轻人，也不能太意气用事，你打 137 股票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吧，我们却计划得很周密，你若孤注一掷，肯定得不偿失，这不像你做 068 股票一帆风顺，再提醒你一句，你的 068 股票虽说大获成功，但是你的老总不会因此奖励你，反而会责怪你，我给你半个小时出货时间。你打入的数量是 60 万股，均价在 9.6 元左右，你可以在 10.6 元的价位上抛掉，年轻人，好自为之吧。”

程兴章颇为惊诧，自己的底细对方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，自己打入的数量、均价，只有他与红马甲知道，而他深信他的红马甲绝对可靠，不会将公司的秘密对他人泄露。自营账户的成交回报他早指令电脑部经理，特别加密，其他人也打不开，看不见的。电脑部的小李经理是个认真、正派的人，喜爱钻研技术，却对股票没兴趣，也不可能是他泄露出去的。程兴章百思不得其解，至于对方的威胁，他根本不放在心上。

桌上的电话又鸣叫起来，是他老总从外地打来的：“听说你已经从 068 股票中撤出了。”

“是的，已经全部出清了。”

“谁让你提前出货的，不是计划要做到 20 元吗？”

“我觉得必须出货，否则有前功尽弃的危险。”

“胡扯。”总经理十分恼火，“你事前不请示，事后不向我汇报，擅作主张，眼里还有我么？”说着忿忿地挂了电话。

程兴章被老总的話打晕了，真应了对方的话，他有功还得受责。突然他想起了什么，看着 137 股票还在 10.6 元价位上徘徊，赶紧抓起电话，通知红马甲，将 60 万股 137 股票在 10.6

元的价位上抛出。那时是 T+0 交易,当天可买入卖出。

程兴章倚在沙发上,点支烟,心绪不佳。

电话铃又响了,他懒懒地拎起听筒,是红马甲小余打来的。

小余的声音挺兴奋的:“程总助,你真行,逃了个顶,不到 2 小时,便赢了 60 万,现在 137 股票一路下探,可能要破 9 元大关呢。”

程兴章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,反而十分沮丧,对小余来说,公司又打了个大胜仗,但对程兴章来说,却是窝囊的败仗,他夸奖了小余几句,便挂上电话,又倚在沙发上陷入沉思。

那批人究竟是什么来路,既诡秘,又神通广大,自己似乎有被他们掌握的可能。今天他被迫从 137 股票中退出,使他的自尊心受到莫大的打击,他现在对那批人的了解就是他们是 137 股票的庄家,而自己的老总与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,为什么他们说的话,竟那么准呢?

灰白的烟,从程兴章口中吐出,缭绕在室内,室内空气混浊得很,程兴章的脑袋也感到沉甸甸的。

桌上的电话铃又鸣响了。他皱起眉头,不想接。响了六七声,便停了。一会儿,他的手机又响了,他打开手机,里面传来的竟是那个柔和悦耳的女人声音:“程先生,谢谢你的配合……”

程兴章颇为惊异,他的手机号码知道的人并不多,对方如何会知道的,他问道:“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?”

对方笑道:“这还不容易,我们想了解的事,总能了解到的,就像你程先生,我们了解得也很透彻,你是复旦的高材生,性格较内向,做事稳健而不乏开拓性,我们老板对你很欣赏。”

“你们是些什么人？”程兴章问道。

对方咯咯一笑道：“是中国人，跟你一样。噢，我姓余，你称我余小姐、余大姐都行，因为我比你年长些。”这女人的语气挺亲切，颇有诱惑力。

程兴章冷冷地道：“我已听从尊令，从 137 股票中退出，你们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程先生，你大概对这事仍然有些生气吧，当然，若你不生气，我也不打电话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想安慰我么？”

“不，我们只是对你感兴趣，我们对人的研究，比对市场的研究更为重视。”

“很钦佩你们的观点，但希望你们别把兴趣放在对我的研究上，我是个普通人，不值得被人研究。我也是个正常的人，讨厌被人打搅。”程兴章语气颇不耐烦。

余小姐笑道：“我们对你了解之深，恐怕尤甚于你自己，只是从未见过你而已。”

程兴章愤懑地道：“你们将我的底细搞得水落石出，可你们是些什么人，却令我云遮雾罩，不识真面貌。”

余小姐笑道：“你以为我们故弄玄虚？好吧，今日下午 5 时半，我们在和平饭店聚一聚吧。”

程兴章突然有种异样的兴奋，不知是因为想探一探对方的神秘，还是那悦耳的女性声音对他的莫名诱惑。

他给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她晚上有事需晚些回来，晚饭不回家吃了。

他提前几分钟赶到和平饭店，正在犹豫，不知上哪去找余小姐。

这时，一个女服务员笑吟吟地问他，是不是姓程，程兴章点点头，女服务员将他领到里面一张靠窗的桌子旁，那是一张空桌，余小姐还未到。

他点上烟，不到一支烟的光景，他抬腕看看手表，刚到5时半，这时身后响起那悦耳的噪音：“程先生，让您久等了。”

他回过头，见来了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女的三旬以上，面貌端庄秀丽；男的五旬左右，鼻梁眼镜，一副学者气派。他估计，女的便是那位余小姐，男的定是那位老板。

确是余小姐，她向程兴章介绍那位男的，那人姓金，是她的董事长。

寒暄几句，两人入座。

那位金董事长的目光深沉又颇敏锐，透过眼镜，注视着程兴章，像要把程兴章从里到外剖个透，令他浑身不自在。余小姐先笑笑道：“程先生今日晚聚，是否向新婚不久的夫人请过假？”

程兴章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

余小姐笑道：“这是上海男人优良品德的一大表现。”

金董事长笑道：“小余呀，莫非你想嫁个上海男人？不过你可要当心，上海男人太多甜味，就像上海的菜肴一样，甜得难以下咽，你能受得了么？”

三人都笑了，气氛亦轻松了。

程兴章忍不住问：“金董，我有个疑问，不知当问不当问？”

“饭桌上，无拘无束，畅所欲言，想吃就吃，想说就说，不用顾忌。”

程兴章便道：“您跟我老板好像关系密切，不知是否？”

金董事长轻蔑地道：“你那老板，算什么玩意，不学无术，

不值一晒。”

余小姐道：“你老板的底细，你可能不太了解吧。他在深圳混了几年，花钱买了张文凭，在一个小公司做销售员，成绩不佳，因与你公司总部老总沾些亲，便派往上海来任职。”

程兴章不解地问道：“按人民银行规定证券公司及下属业务部的法人及总经理，必须有在金融行业三年以上的工作经历。”

余小姐道：“他那份简历是伪造的。”

程兴章道：“简历居然可以伪造？”

余小姐笑着对程兴章道：“你真是书生，这年头什么东西不能做假，买个学历，伪造份简历那算什么事呢，你跟他做助手，居然没有察觉？”

程兴章道：“我是觉得不对劲，他说他是国际金融专业出身，但他外语一窍不通，金融知识也知之甚微，语言浅薄，知识缺乏，本来以为他在学校只是混张文凭而已，没往其他方面去想。”

金董事长道：“年轻人，不去多想是明智的，多想多添烦恼，现今世道，已不像我们年轻时那样单纯了，现在正应了过去的俗语：有钱能使鬼推磨。”

余小姐笑道：“你看，咱们金董事长放了教授不干，下海来捕钱。”

“没错。”金董事长道，“我下海捕完钱，再上岸搞研究，说实在，现在教授、高级工程师也太不值钱了。”金董事长不无感叹地道：“有权、有钱者搞个高级职称实在太容易了，不过，”他又对程兴章正色道：“年轻人，知识是用权夺不到的，用钱也买不来，只能下苦功才能得到，要尊重知识，尊重有知识的人。”

余小姐插嘴道：“程先生，咱们金董对你很欣赏，也是基于你是个人才。”顿了顿，余小姐又道：“你们的老板是个混崽儿，上海业务部如果没有你撑着，恐怕状况便糟了。”

程兴章嘴中谦虚了几句，心里却有些感慨，不由对余小姐油然生了几分知音感，他确实对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无论在管理上，或是自营作业中，他的功劳也是旁人无法匹敌的。然而功劳总是别人的，只剩下苦劳是自己的，好在他对事业有强烈的执着，并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依然努力不懈。

余小姐又夸奖他道：“068 股票你操作得很有水准，咱们金董看了公司信息研究部的报告，对你的操盘手法颇为赞赏呢。”

程兴章一听论及操盘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们怎知道是我在做庄？”

余小姐笑道：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们的老板，便是最大的泄密者，你们的成本均价，目标价位，都从他的嘴中流出来的。不过，就是他不说，我们也已了解得清清楚楚了。”

程兴章颇为惊讶，他原本就担心，他做庄时，老板会趁机私下跟庄，再将目标价位泄露出去，使他最后出不了货。所以他趁老板外出的几天，擅自先出货了。不过他对今日之事依然疑惑不解，他问道：“我今日打的 137 股票，我们老板并不知道，而你们对我的均价、数量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并且那么快就知道了，是不是我们的红马甲或是电脑部经理透消息给你们的？”

余小姐看看程兴章，又转眼看看她的董事长，金董事长道：“小余，你就告诉他，让他眼光宽些。”

余小姐便道：“程先生，眼下有套软件，简称‘龙虎榜’，不

知你闻听过没有？”

程兴章摇摇头。

“这是新研制开发的，现在知晓的人还不多，这套软件可及时反映出机构大户成交的情况，我们就是通过它监测到你们进货的情况。”

程兴章倒噓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做庄 068 时，已力求隐蔽动用了十个账户，不想也未能逃脱别人的监测。看来目前竞争不但是作业手法、经济力量的较量，而且还是高科技、多渠道信息的竞争。”

余小姐道：“没错，‘龙虎榜’很快会普及，新的高科技软件还会出现，操作手法也得相应改变，程先生是个聪明人，我想，在这场竞争中，程先生还会是个赢家。”

程兴章道：“余小姐太抬举我了，令程某受宠若惊，但日后的路途将愈发艰难了。”

余小姐道：“不用担心，我们董事长很器重你，到时，他定会支持你的。董事长，您说是吧？”

金董事长微笑地点点头。

余小姐又问：“程先生，137 股票你最终如我们所愿全部抛出，是基于何种原因呢？”

程兴章想起余小姐在电话中说的话，说他们对他的了解更甚于他自己，于是便道：“请您猜猜看。”

余小姐莞尔一笑道：“让我猜猜，行。根据你稳健的风格，在知己不知彼的情况下，你不会贸然从事的；另外，以你外柔内刚的秉性来看，你也不会让对方吓退，可能还有自己一方的压力，结合起来，你便撤退了，不知猜得对否？”

程兴章叹口气道：“你们真把我研究透了。是这两方面的